

茅盾譯文選集



I11/26

# 茅盾译文选集

上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5640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一·上海

845640

1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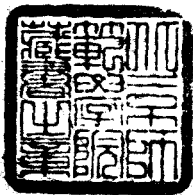
# 茅盾译文选集

下 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5648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一·上海

845648

茅盾译文选集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9.75 插页 4 字数 662,00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600册

书号：10183·187 (共两册) 定价：(六) 3.10元

## 序

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唐玄奘是翻译佛经的大师，在佛经翻译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他。清朝末年，严复翻译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提出信、达、雅三个要求。信即忠于原文；达即译文能使别人看懂；雅即译文要有文采。不过严复翻译的不是文学著作。与严复差不多同时代的林纾（即林琴南）翻译了许多文学作品，但他本人却不懂外文，是别人口译，他笔录下来，而且是用文言文翻译的。当时与他合作的人有好几个，猜想起来，林的合作者虽懂外文，文言不一定写得好，所以自己不翻译。但林的早期译作，信虽未必，雅、达则有之；至其后期译作，则信、达、雅三者都没有了；此为公论，非我一人之私言。后来有的译者随意增删原著，不讲究忠实原文的“意译”，甚至“歪译”，那就比林译更不如了。

“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用白话文翻译。翻译的人很多，有的好，有的差，但多数人开始认真注意“信、达、雅”了。“直译”这名词，就是在那时兴起的，这是和“意译”相对而说的，就是强调要忠于原文，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达到“达”和“雅”。鲁迅就是积极主张“直译”的，并且自己做出了榜样。当然，我以为所谓“直译”也者，倒并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因为中西文结构的不同，这种“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的翻译，实

际上是不可能的。那种译法不是“直译”而是“死译”。“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能表达原作的精神。譬如原作的文字是朴素的，译文却成了浓艳，原作的文字是生硬的，译文却成了流利；要是有了这种情形，即使译得意思上没有错误，可是实际上也是歪曲了原作。据我的经验，翻译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首先要了解这个作家的生平，他写过哪些作品，有什么特色，他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占什么地位等等；其次要能看出这个作家的风格，然后再动手翻译他的作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将他的风格翻译出来。譬如如果戈理的作品与高尔基的作品风格就不同，肖伯纳的作品与同样是英国大作家的高尔斯华绥的作品风格也不同。要将一个作家的风格翻译出来，这当然是相当困难的，需要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除信、达外，还要有文采。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面貌。这是对文学翻译的最高的要求。

中国口语语汇不多，完全用口语翻译，要做到有文采是困难的，所以鲁迅也时常加用文言中的语汇。我也认为，只要用得恰当，用得贴切，是应该允许的，但切忌滥用。如有人在翻译时，形容欧洲贵族小姐的小碎步，用了“莲步”的字眼，这就不恰当了，因为容易使人联想到缠足的女人。

译诗和译散文又不同。译诗，我赞成意译；这是指对于死译而言的意译，不是任意删改原作的意译；换句话说，就是主要在于保留原作神韵的译法。我以为一首诗的神韵是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诗的个性。我们如果不失原诗的神韵，其余关于“韵”“律”种种不妨相异。而且神韵的保留是可能的，韵律的保留往往是不可可能的。但是意译也应该有些限制；除了要有原诗的神

韵外,还要(一)不任意删节原文;(二)合乎原诗的风格,原诗是悲壮的,焉能把它译为清丽。

译诗而保留神韵的,有两个比较老的例子:苏曼殊用古体诗(此所谓古体是中国诗中与近体相对而言的古体)翻译拜伦的诗,钱稻孙用离骚体翻译《神曲》的《地狱篇》的前几段。在我看来,他们的译文在文采方面,都是很好的。后来《神曲》有了白话的译本,大家可以比较比较究竟何者为好,从而也可以探讨用白话文译诗如何保留神韵的问题。

直接从原作翻译好还是转译好,这个问题也曾经有人争论过。我认为,原则上应以直接翻译为主,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譬如有些小民族的作品,他们的文字懂得的人少,那就只能依靠转译。另外,还要看译者的中、外文水平。一位德文程度很高的人未始不可从德文转译西班牙的作品,而一位法文程度还有疑问的人勉强从法文去译意大利的作品倒是冒险。《战争与和平》有过几个译本,直接从俄文翻译的本子也有过,但都不理想,还是董秋斯从英文转译的本子好些。他采用的是毛德的本子,毛德是托尔斯泰的至友,毛德的译文,经托尔斯泰本人审定,认为是好的。

三十年代我曾经写过一些论述翻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比较了伍光建与李霁野翻译的同一作品,即《简·爱》。李的译本后来很通行,当时译作《简爱自传》。伍的译本在先,在我看起来,他的译本已经是相当好的本子了,但是李霁野还是重译了。我认为真正的名著应该提倡重译。要是两个译本都好,我们可以比较研究他们的翻译方法,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很有好处。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英国大诗人蒲伯的译本算是顶呱呱了;然而评论者尚谓蒲伯的译文虽有原作的瑰奇绚烂,而没

有原作的道劲质朴，蒲伯的译文失之于柔弱。由此可见，名著不妨多有几个译本，这也是“百花齐放”。

上面是泛论翻译问题，下面就讲讲这一本选集。收在本集子中的作品，都是我年轻时翻译的，其中一部分解放前曾收入《雪人》、《桃园》和《回忆·书简·杂记》三个单行本中，当时并不很满意，所以解放后一直没有再出单行本。不过我所翻译的，大多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后来一直也没有别人翻译过。我想这些反映弱小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及其求自由、求民主、求民族解放的斗争的作品，也还可以推荐给今天的读者，因此上海译文出版社提出将它们收集成册，重新出版，我也就同意了。由于这些译文都是在二、三十年代翻译的，译文是否仍然适合今天读者的习惯，是否做到信、达、雅，请读者批评指正。原书地名、人名、书名有不同于今译者，承蒙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予以订正，谨此致谢。

茅 盾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 目 次

## 上 册

### 序(茅盾)

### 短篇小说

骷髅	[印度]泰戈尔	3
桃园	[土耳其]奈西克·哈里德	12
凯尔凯勃	[阿尔及利亚]吕海司	23
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人	[犹太]肖洛姆-阿莱汉姆	43
禁食节	[犹太]裴莱兹	55
拉比阿契巴的诱惑	[犹太]宾斯奇	61
却绮	[亚美尼亚]阿哈洛宁	70
诱惑	[波兰]什罗姆斯基	77
暮	[波兰]什罗姆斯基	81
耶稣和强盗	[波兰]特德马耶	88
愚笨的裘纳	[捷克斯洛伐克]尼鲁达	93
旅程	[捷克斯洛伐克]捷赫	98
跳舞会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	123
皇帝的衣服	[匈牙利]米克沙特	134
马额的羽饰	[匈牙利]莫尔奈	144

一个英雄的死	〔匈牙利〕拉兹古	150
复归故乡	〔匈牙利〕拉兹古	158
春	〔罗马尼亚〕萨多维亚努	177
娜耶	〔南斯拉夫〕桑陀-约尔斯基	188
茄具客	〔南斯拉夫〕桑陀-约尔斯基	197
两个教堂	〔南斯拉夫〕奥格列曹维奇	206
在公安局	〔南斯拉夫〕克尔尼克	216
门的内哥罗的寡妇	〔南斯拉夫〕淑芙卡·克伐 特尔	224
他来了么?	〔保加利亚〕伐佐夫	234
老牛	〔保加利亚〕埃林-彼林	242
失去的良心	〔俄国〕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247
雷哀·锡耳维埃	〔俄国〕勃留索夫	262
安琪吕珈	〔希腊〕漓夫达利哇谛斯	292
一个人的死	〔希腊〕帕拉马斯	303
教父	〔希腊〕德罗西尼斯	339
首领的威信	〔西班牙〕巴列-因克兰	346
他们的儿子	〔西班牙〕柴玛萨斯	351
改变	〔荷兰〕包地-巴克尔	404
恋爱——一个恋人的日记	〔丹麦〕维特	422
卡利奥森在天上	〔挪威〕包以尔	426
人间世历史之一片	〔瑞典〕斯特林堡	437
圣诞节的客人	〔瑞典〕拉格洛孚	440
罗本舅舅	〔瑞典〕拉格洛孚	449
印第安墨水画	〔瑞典〕苏特尔褒格	458
心声	〔美国〕爱伦·坡	461

女王玛勃的面网	〔尼加拉瓜〕达里奥	468
催命太岁	〔秘鲁〕阿布耶尔	472
伧夫	〔阿根廷〕梅尔顿思	487
最后一掷	〔巴西〕阿泽维多	494

# 目 次

## 下 册

### 剧本

美尼	〔犹太〕宾斯奇	503
波兰——一九一九年	〔犹太〕宾斯奇	511
冬	〔犹太〕阿胥	521
盛筵	〔匈牙利〕莫尔奈	534
市虎	〔爱尔兰〕格莱葛瑞夫人	551
海青·赫佛	〔爱尔兰〕格莱葛瑞夫人	570
旅行人	〔爱尔兰〕格莱葛瑞夫人	602
狱门	〔爱尔兰〕格莱葛瑞夫人	613
沙漏	〔爱尔兰〕叶芝	621
界石	〔奥地利〕施尼茨勒	636
丁泰琪的死	〔比利时〕梅特林克	643
室内	〔比利时〕梅特林克	664
路意斯	〔荷兰〕斯宾霍夫	679
太子的旅行	〔西班牙〕贝纳文特	698
新婚的一对	〔挪威〕比昂逊	733
情敌	〔瑞典〕斯特林堡	777
爸爸和妈妈	〔智利〕巴里奥斯	784

## 回忆·书简·杂记

忆契诃夫	〔俄国〕蒲宁	793
我的回忆	〔挪威〕别伦·比昂逊	806
集外书简	〔挪威〕易卜生	819
拟情书	〔罗马〕奥维德	835
给罗斯福总统的信	〔美国〕斯比伐克	879
游美杂记	〔波兰〕显克微支	888
英吉利断片	〔德国〕海涅	899
“蜜蜂的发怒”及其它	〔比利时〕梅特林克	910
散文五篇	〔黎巴嫩〕纪伯伦	936

# 短 篇 小 说



# 骷 髅

〔印度〕泰戈尔

我们孩子们的卧房隔壁的房里，有一个骷髅挂着。晚上微风吹动了，骷髅便要“刺刺”的响。白昼里是我们玩得它“刺刺”的响。我们那时正跟着康勃尔医学校的一个学生学骨骼学，因为我们的保护人想叫我们把样样科学都学得好。至于到底学好了没有，那些晓得我们的，不用我们来对他们说；不晓得我们的，我们也乐得藏拙不说了。

现在算来，已经过了许多年头了。于今那房子里的骷髅，早已不见，我们脑子里的骨骼学也早已还了先生，什么影踪都没有了。

凑巧有一天，我们的房子被客人住满，我不得不到这间老屋子里来过一夜。换了陌生地方是不会就睡着的，我在床上翻来翻去，听近处教堂里的时钟，把全夜的钟点，挨次敲过去。墙角的灯火，经过几分钟的跳闪，终于熄灭。我们家里新近正死了几个人，所以我见这灯熄了，不觉就想起“死”来。我想在这自然的大战场中，我们小小人儿的生命火焰的熄灭，或在日间，或在夜里，正和这灯火在漫漫的黑暗中熄灭一般。

\*

\*

\*

我这一路的思想，叫我记起了从前的骷髅，我正待想象这骷



骸生前的肉身是怎么一个样子，我忽然觉得有人沿着墙壁摸索，绕着我的床走。我听得那东西急促的呼吸声，好象是在那里找一样失落的物件似的，满屋子绕，脚步愈急。我很自信：这不过是我失眠的、提神太多的脑筋的幻想；那些听去象急步的声音，实在是我额上血管的跳动声浪。但是想虽如此想，终觉得浑身象冷水浇着。我想壮壮胆，因此大声儿喊道：“那边是谁呀？”那东西的脚步声音似乎在我床前停止了，回答也来了：“是我。我特来找我的骷髅的。”

我想这也是自己造成的想象，终不然便见了怕，所以，我把枕头抓紧了，装作随随便便的说道：“半夜三更这种时候，来干这件事，正好！你要这骷髅去有什么用呀？”

回答的声音好象是从我的蚊帐里发出，道：“你真问得奇！透骷髅里有的，是包藏我的一颗心的骨头；我二十六岁时花一般的年少也寄托着。我不该很切心的想再见一面么？”

我说：“自然，一个完全有理的愿望。对了，你找你的罢，我可要略为睡一忽儿了。”

声音说：“不过我以为你一个人很寂寞。算了，我坐一忽儿罢，我们略谈几句。几十年前我常常和男人坐着谈天。但是近三十五年来，我只在化尸场的风里悲啸。我现在想再和个男人谈谈，和从前一样。”

我觉得有个人靠帐幔坐下。我在那时忘了自己了，就用极诚恳的声音答道：“那是极好的。我们讲些有趣的事罢。”

“我想得起的最有趣的事，无过于我自己的一生历史了。让我讲给你听罢。”

那时教堂里的时钟刚敲两下。

\* \* \*